

难忘那首歌

1961年7月30日,我们几十名新战士,在石家庄井陉矿务局招待所洗完澡,换上粗布白衬衣、绿军裤。当晚,矿务局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“欢送新兵入伍文艺晚会”。演出开始后,我就溜了出去,想再次和同学们告别。

我匆忙赶到礼堂门口时,几位同学正等在门口。小娜第一个扑到我跟前,两只小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眼里满是泪花。我们从小就在一个教室上课,就要分开了,心里怎能不动情。她望着我一再重复“你到了部队,早点儿给我写信,地址一定要写清楚……”我不住地点头,紧紧地握着她的手。为了不至于显得比别人更亲近,我松开了她的手,和其他同学说了些道别的话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几辆军车停在矿务局体育场,车厢两侧用红绿纸贴着大标语“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”、“保卫祖国”等。我们新战士穿着崭新的绿军装,每人胸前带着一朵大红花。欢送现场人头攒动,人们敲锣打鼓,送别亲人。我极力想寻找家人,可是没有找到。哨声响了,经过一番简短的仪式后,汽车排成一字长龙,我们登上卡车,准备出发。直



到这时,我才远远地看到全家人都来为我送行。

在人们欢送新兵的喧嚣声中,我忽然听到一曲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插曲《九九艳阳天》。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,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。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,蚕豆花儿

香呀麦苗儿鲜……”我抬头望去,立刻惊呆了。远远站在圈外的竟是小娜。那熟悉的身影,那柔美的歌声,那一双明亮的眼睛,像一股强大的电流直击我的心扉。我站在卡车上,踮起双脚,用力地向她挥了挥手。车开动了,车后荡起滚滚烟尘,望着渐

行渐远的身影,那歌声仍在我耳边回响。

几十年过去了,许多亲人已离我而去,小娜也早已作古,但入伍时那送别的场面,时常在我的眼前闪现,那歌声总回响在耳边。

(王志国)

没有人会被生活判定无用

街坊刘姨是个很能干的人,尤其精通厨艺。她身体健康的时候,家里整天热闹得像饭馆。可是,自从她从梯子上摔下之后,因脑部受伤严重,失去了行走能力,口语表达也很困难,只会吐出不甚清晰的一两个音节。除了她的爱人,没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。阳光很好的时候,刘姨的爱人就会用轮椅推着她在外面走。

“一个人,说没用就没一点用了。”邻居们看见她走过,就会这样感叹。

一天,阳光如棉。我和几个邻居闲着没事,聚在一起聊天。一位邻居

说自己晕车厉害,吃专用的晕车药也不管用。正说着,我们忽然听到从我们身边路过的刘姨发出一种含糊的声响。

“她在说什么?”人们问她爱人。

她爱人俯着身子,仔细地辨别了一下,笑道:“她在说,贴生姜片就管用。”

这时,我看刘姨的手颤巍巍地举了起来。

“她是让你们贴在手腕上。”刘叔翻译着,“她这是在给你们介绍偏方了。对这些,她很有办法。”

刘姨含着一丝笑,使劲点点头。

再后来,吐字不清的刘姨就成了邻居们的半个烹调老师,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去问她。有些刘姨也不见得知道,她就让刘叔给她订了家庭厨艺方面的报纸,同时开始收听

广播,专门听生活小窍门之类的节目。随着她的充实和忙碌,她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,也有淡淡的红晕了,她的状态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

春节前,刘叔到每个街坊家都坐了坐,请求大家以后接着去他家“请教”:“看起来是她在帮你们,其实是你们在帮她,这一点,我是清楚的。所以特地来感谢各位。”

我忽然想,也许,这世上本没有什么无用的东西。即便是一截千疮百孔的朽木,如果它想有用,它也可以在雨后绽放出花一样的木耳,为人们奉献一道鲜脆的美食。(乔叶)

笑林之子忆父亲:他教我坚强

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,对赵一杨来说,是最不同寻常、也是最难熬的一个节日,3月23日,他的父亲、著名相声演员笑林因白血病医治无效离世,年仅59岁。

家里的一切落在了笑林的独子赵一杨肩上。母亲一直无法接受父亲的离开,笑林的墓地也还未最后确定。32岁的赵一杨并没有像父亲那样投身曲艺界,但父亲积极、乐观、坚强的处世态度深深地影响着他。以下是他在清明节期间接受专访回忆父亲的谈话。

生、找一些药,可能会有更好的进展。

他非常坚强,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。包括护士、医生都说,在治疗过程中,很多的痛苦他都没有表达出来,从来都是给我们信心,安抚我们,见到我们都是非常轻松自在的样子。包括他后期没觉得自己不行,他就一直强调“没问题,我肯定能渡过这一关”。

“人活一辈子,挣多少钱是多?”

父亲有很多朋友,除了文艺界,各行各业的朋友都非常多,行业跨度非常大。他哪一方面都要顾及到,哪个朋友需要帮忙,做个义演,他也不是为了挣钱去,基本都是为了帮朋友。

他说只要我能帮的肯定帮,因为大家都不容易,第一看得起他,还愿意找他;第二就是说给自己找点事干。他说人活这一辈子,你挣多少钱是多呀?最主要的是能维系大家

的感情,感情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告别仪式上,有这么多朋友过来。

出去慰问、演出,他半年不回家算短的,他最火那一段时间,基本上一年多不在家。他后期不太去说相声,因为是国盛爷爷年纪大了,我爸爸不想换搭档,他更多的做一些公益的事,做一些主持工作。

“你要自己独立起来”

我父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,他不会因为长时间不在家,就对我非常宠爱。我父亲没有打过我,但是他对我的要求,可以说是非常严厉,包括言谈举止,接人待物,他说你要先学会做人,你才能做事。

为人方面,他经常跟我说,原则性的问题不能犯,比如说不礼貌、不尊敬长辈,或者说很多问题想得太浅,没有多替别人着想。

他不是说要让你更加成功,是要让你更加坚强。父亲不会说让你觉得你跟着我,就可以一辈子衣食

无忧,他更多的是说你要离开我,你才能独立起来。他说分分钟我都可以不管你,所以你要自己独立起来,你才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。

“要讲信用,这个是根本。”

我现在有一个公司是做与农业相关的工作,我在国外上大学,学的也是跟农业相关的,跟我父亲的职业南辕北辙。他觉得我没有他那么好的天赋,更多地希望我过普通人的生活,别有太多想法、太多要求,只要健康就好。

创业初期,父亲在资金方面对我有资助,他说这是你借的,你得还,当年必须还,后来我也都还给他了。因为我是学生,确实没钱。我借了以后,当年投资,当年回本,当年挣钱,当年还给他。他说以后你出去闯社会,最重要的是讲信用,你跟人讲信用,你还能跟谁讲信用?人要讲信用,这个是最根本的。

(法晚)



笑林(资料图)

“我肯定能渡过这一关”
父亲得病以后,没有被吓到,他跟我说,你知道这个病以后,没必要六神无主,你要冷静地去想一想这些问题,要处理好,包括找一些医

小院野菜 吃不完

“金窝银窝不如老窝”,我的老家在农村,有个300平米的院落。每年城里停了暖气,我和老伴就回到那里过。

院子中间,我开辟了个菜园,每年种点西红柿、黄瓜、北瓜等十几种蔬菜,在菜地里经常长出些马齿苋、甜苣菜、扫帚菜、蒲公英等。起初我在锄草时,都把它们除掉,后来见报上说这些野菜营养分很高,有的还上了高档宴席,我才对它们另眼相待,精心养护。采食时,只轻轻把地面上的茎叶剪下,保留其根部,就像割韭菜似的,吃了一茬又一茬。

每年入夏之后,野菜长势旺盛,不仅供自家人吃,还分给邻居。邻居说我家小院是风水宝地,令我高兴不已。老家小院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(刘洪修)

儿媳孙女 都是“小棉袄”



大儿媳名叫杨素娟,今年52岁。她20岁嫁到我家,和我儿子经营一个粮油门市部,生意很兴隆。这30多年来,大儿媳从未和我俩红过脸,对我俩照顾得无微不至,村里人谁不夸我们王家娶了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好媳妇?

2012年春季,老伴闹腰腿痛的毛病,大儿媳每天赶到楼上,把老伴从三楼背到楼下,用三轮车带到医院做按摩。按摩了一个多月,大儿媳就背了一个多月,从没有怨言,还亲自给老伴煎汤熬药。老伴感动得拉着儿媳的手说:“你就是我的好女儿!”

2012年11月,我患了脑梗塞,住进了医院。在医院里,大儿媳给我做按摩,擦身子,洗脚换新袜子,同屋的病友都问:“这是你女儿吗?”我说这是我的大儿媳。大家都说:“像这样的儿媳真是太难找了!”

我的大孙女今年26岁,已结婚生子,她每天老早就赶到医院,帮我洗脏衣服,按摩身子,给我讲笑话。大家都夸:“有其母必有其女,都是她妈教育得好啊!”大孙女不光在我有病时照顾我们,平常一个星期最少去看我俩两次,每次都会带些吃的用的。有时还在家里包好饺子,放冰箱里冻好,再拿来给我们放冰箱里,让我们吃着方便。

有人说,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,我俩看,儿媳和孙女也是我俩的小棉袄!

(王凤在)